

韩

非

周 励 初

韓

非

中国历代名人传丛书
ZHONGGUO LIDAI MINGRENZHUAN CONG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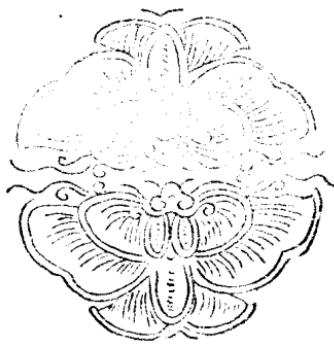
江苏古籍出版社

K805.1/1

版社

韓 非

周勛初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1047078

韓 非

周 劲 初 著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蘇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印张 2.75 铅页 2 字数 44,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00 册

书号：11354·068 定价：0.55 元

责任编辑 余清逸



韩非像

出版说明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他们为推动历史前进、创造祖国文明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使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更加丰富多采。为了向读者介绍这些在推动历史前进、创造祖国文明的壮丽事业中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特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历代名人传丛书》。其目的：一则使读者得以了解祖国历史发展中的某一片断或某一侧面，普及历史知识；二则借以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更好地为实现我国的“四化”而辛勤奋斗！

这套历史读物，力求突破一般传记读物的程式，尽力做到科学性和通俗性紧密结合，深入浅出，文笔生动，新颖活泼，使人爱读。

凡列入本《丛书》的历史人物，都是在我国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包括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农民起义领袖、民族英雄等）。时限上自古代，下至近代。本《丛书》陆续编发，拟于三、五年内出齐。

自从本《丛书》第一批十一种出版以来，深受广

大读者的欢迎与好评，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决心进一步做好《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以实际行动向大家表示谢意。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编辑工作中一定会出现缺点或错误，敬希广大史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5年2月

目 录

一、 韩非生活的时代	1
二、 人口论与社会进化观	6
三、 变法的成败与国家的兴亡	10
四、 法的内容和特点	14
(一) 为什么要实施法治	14
(二) 法治的基本内容	17
(三) 立法的原则	24
五、 术的内容和特点	31
(一) 术的产生	32
(二) 术的理论基础——人性论	34
(三) 术的运用	38
六、 势的内容和特点	46
(一) 势的首要意义	46
(二) 自然之势和人设之势	48
七、 韩非的政治目的	53
八、 韩非思想与先秦学术	60
九、 杰出的文学成就	69
十、 悲惨的结局	80

一、韩非生活的时代

韩非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高潮中涌现出来的一位思想家。他生活在战国后期，可以说是先秦诸子中的最后一位大师了。

自春秋到战国，中原各诸侯国的社会性质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自夏、商、周发展而来的奴隶制度，已经进入衰微阶段。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公室对贵族的私田实行征税，也就承认了他们在利用权势榨取奴隶的剩余劳动而开辟的田地上拥有完全的主权，这就逐渐破坏了世代相传的井田制度。这种经济制度上的变革内容极为深刻。因为在一个以原始农业为基础的国家里，土地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财富，周王和各地公室维持井田制度，将土地按等级名分分封给各级贵族，让奴隶在这些规划整齐的土地上服役，说明周王和各地公室的奴隶主贵族能够垄断经济命脉，控制住原有的政局，维持古来相传的奴隶制度；而当下属贵族拥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力量，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时，也就不再对上唯命是听了。况且春秋时期奴隶起义此起彼伏，对旧有的制度不断进行冲击，一些聪明的贵族迫于奴

隶起义的威力，也出于发展私田经济利益的需要，势所必至，也就不断采用一些新的剥削方式，让奴隶享有更多的人身自由，让他们能有一些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财富，让他们对劳动有更高的热情。就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封建制逐渐成长起来，原来的奴隶制不断遭到破坏，上下数百年间，中国正经历着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深刻变化。

时代进入战国，情况有了更大的变化。这时铁制的农具已经得到广泛的运用。水利的兴修，牛耕的推广，更使农业的生产水平急遽提高。社会财富的积累，使手工业和商业也不断得到发展，这时各地都已有著名的物产：东方接近渤海，饶鱼盐之利，还有麻布等著名织物；西方多高原，富于金属矿藏，还盛产皮革和染上颜色的牦牛尾等；南方生产木材和海货，还有象牙、犀牛皮和羽毛等特殊产品，曾青（碳酸铜）、丹砂（硫化汞）等特殊矿物；北方生产家畜和果树，家畜中以犬、马、骆驼的数量为多，果树中以枣、栗的数量为多。这就说明各地的原料生产和加工生产都已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并且已有众多的商人从事沟通有无的贩运工作。

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人口的密度也不断增长。各地又出现了许多人口集中的城市，诸如齐国的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楚国的郢郢（今湖北省江陵

县），赵国的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魏国的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燕国的蓟（今北京市），韩国的郑（今河南省新郑县），秦国的雍（今陕西省凤翔县）……既是各诸侯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它们财富集中的地方，除了居住有国君、贵族、各级官吏和数量众多的甲士之外，一般都有居民数万户，可见其时地方经济的发展已达相当的高度。

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求全国出现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政治局面。但自春秋以来，随着诸侯国地方势力的抬头，全国却陷入了严重的分裂局面。这时周天子的声威已经扫地以尽，五霸争雄的时代也已结束，而在不断进行的兼并战争中，许多国家遭到了淘汰，最后剩下了秦、楚、韩、赵、魏、齐、燕七个大的诸侯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战国七雄”。七雄之间仍然不断展开着激烈的斗争，一些政治活动家要弄纵横捭阖的手段，他们组合成各种政治联盟，既进行军事上的较量，又进行政治上的角逐，从而穿梭般地进行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外交活动，于是出现了号称纵横家的一批人物。

“合纵”、“连横”，这一对概念的内涵，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相应地也起着变化。战国中期的“合纵”“连横”，是以各诸侯国的地域观念命名的。所谓“合纵”，是把山东六国联合起来，西向抗秦。因为自北方的燕到南方的楚，合起来成纵向，故称“合

纵”；“连横”的概念则与此相反，主张山东六国各别事秦，因为这是以西方的秦国为主体而设计的一种方案，故称“连横”。情况说明，秦国的力量一直很强盛，始终处在支配局面的位置上。山东六国中，魏国首先崛起，武力一时称盛，但不久即为齐国所击败。齐、秦一时相持不下，有过相互推尊为帝的打算，但齐国至湣王之时，又为燕国所击败，力量遭到削弱。楚国疆域广大，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但在楚怀王时，由于不断遭到秦国的打击，国力一蹶不振。赵国的力量也很可观，曾对秦国构成威胁，然而长平一战，秦国坑杀赵军主力四十余万，这个山东六国中的后起者也就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燕国和韩国的力量一直比较弱小，从来没有对秦国构成过威胁。时至战国中、后期，“合纵”“连横”的内容也就起了变化，韩非在《五蠹》篇中说：“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韩非是反对政治舞台上这一批人的活动的。

燕国距离秦国最远，在山东六国中灭亡较迟；韩国的地理位置却不好，他处在中国的中部，南邻楚国，东连赵国，西界秦国，北接魏国，是一个“四战之国”。这些邻国的力量都要比他强大得多。它们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不断施加压力，这就常使韩国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不论合纵还是连横，韩国总是首当其冲，大受其害。因为韩国地当秦国东出的

门户，如果参加合纵，就得带头攻打秦国；如果改从连横，就得首先向秦国表示臣服，而到头来又要遭到山东其他国家的打击。这就说明，一个弱小的国家不能单纯地从外交策略中去寻求出路，它必须从根本上寻求拯救国家的方针大计。

韩非是韩国的宗室公子。这种身分上的特点，使他与宗主国之间具有休戚与共的命运。公元前二五一年，秦昭襄王去世，其他诸侯国都派将相前去吊唁，韩桓惠王则与众不同，披麻戴孝，象孝子一样前去祭奠。眼看国家的衰弱，韩非深沉地发出了“主辱臣苦”（《存韩》）的慨叹。他急切地希望韩国富强起来，当务之急，就该坚决地实行政绩最佳的法治。这不但是现实的需要，而且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是一个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为此作了全面的论证，而在他的代表作《五蠹》篇中，首先作了历史的考察。

二、人口论与社会进化观

孟子的特点是“言必称尧舜”。儒家好古成癖，他们把尧舜的时代形容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样也就在该学派的政治思想上盖下了复古的烙印。

韩非的看法不同。他把尧舜的时代看作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非常低下的原始蒙昧时期。照他说，尧称王天下的时候，茅草盖的屋顶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不加斫削，吃的是粗劣的食物，喝的是豆叶熬的浓汤，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质量很差的袍子，夏天穿葛做的粗布衣，即使是地位下贱者的供养也不会比这更差的了。禹称王天下的时候，自己拿着农具走在民众的前头，累得大腿消瘦，小腿上汗毛也磨光了，即使是奴隶的劳动，也不会比这更苦。这就说明，儒家所谓太平盛世的那些王，只是过着后代仆役一般的生活，从事着奴隶一般的劳动，因此他们的地位并不值得羡慕。儒家称道禅让，唐尧、虞舜等人大方地把位子让给别人，实际上只是摆脱了劳苦的沉重负担，因而他们的行动并不值得称道。而当代的县令，即使自己一旦死去，子孙也能世代乘高车驾大马，受到人家的艳羡。由此可知，古今

社会观念的变化，完全是由政治、经济等客观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韩非还提出：古代草木茂盛，禽兽众多，男子用不着耕种，采摘现成的果实就可以果腹；妇女用不着织布，剥取禽兽的毛皮就足以护体。因此人们用不着争夺，还是可以得到富足的供养。但是人口的繁殖却是成倍地在增加，一个人有五个子女不算多，每个子女又生下五人，祖父未死，下面已有二十五孙，人口日繁，财富也就日渐匮乏，人们即使奋力劳动，生活还是很艰苦，这样也就必然引起纷争。即使上级加重赏罚，社会还是免不了动乱。

战国时的形势就是这样，变乱迭起，人们进行着生存的竞争。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儒家主张实施仁政，他们引经据典，赞美古代的圣王，宣扬他们的美政，这就等于小孩在做游戏。他们拿泥土当作饭，把泥块化为汤，拿木片做成肉块，虽然能够玩个痛快，然而无法用来果腹，不能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所以韩非在《八说》中说：不能提供美好的食物而只是劝饿人吃饭，不能救活饥饿的人；不能开荒生产粮食而只是劝君主施舍赏赐，不能算是使民众富裕的人。现在学者的言论，不着重农耕而好谈论施舍赏赐，只晓得称引虚假的圣人来取悦于民众，这就象是没有美好的食物却劝饿人吃饭一样。这种画饼充饥式的说教，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

受的。

古今情况不同，民情风俗也就大有差异。在韩非看来，古代的百姓老实而愚蠢，当今的百姓聪明而狡猾。有人想用古代那种宽缓的行政手段来治理当代的民众，也就等于不用马笼头和鞭子而想驾驭烈马一样。韩非的意见也就是后代所说的“乱世用重典”，要用严刑峻法来驱使民众，使他们就范而为上所用。

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政治措施也应该不断调整。韩非总结历史经验道：“世异则事异”，〔时代不同了，事情就会跟着变化〕“事异则备变”。〔情况变了，措施就要跟着改变。〕“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所以政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措施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政事。〕“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因此圣人不羡慕远古的时代，不效法永恒不变的常规；而是研究当代的形势，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应该说明，古代地广人稀，即使象韩国这样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还是大有发展生产的余地。韩国土地瘠薄，人民生活比较困苦，当然也是国力弱的原因之一。但社会上的动乱，可不是因为人口增长过速的缘故。奴隶制的残余，贵族阶层的腐朽无能，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这些才是社会动乱的主要根源。韩非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当然有不正确的地

方，但他要求根据社会现状采取新的政治措施，则是正确的。他在考察社会问题时，不再抽象地谈什么仁义推让等等，而是根据时代的发展，从社会经济问题着眼，去考察种种社会现象的变化，这在观点上是一大进步。

三、变法的成败与国家的兴亡

主张以法治国的政治家，很早已经出现，齐国的管仲，晋国的狐偃等人，都有明法的言论和措施。战国前期的吴起，中期的商鞅，都是著名的法家，并且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献出了生命。实际说来，每一个阶级都有他们的法，法家主张实施的法，体现了地主阶级的意志，反映的是这个新兴阶级的愿望和利益。

法治是与礼治相对而言的。时至周代，奴隶主阶级出于维护等级秩序的需要，就已拟订出种种礼制。这个阶级的思想家，为贵族阶层的生活起居和行政措施规定了许多行动的准则，其中贯穿着亲亲〔亲爱亲人〕、尊尊〔尊重尊长〕的精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协调奴隶主阶级的行动，维护统治集团的最高权力，使得这个阶级能有巨大的力量压迫下层奴隶。“礼不下庶人”，它只实施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刑不上大夫”，虽然这不是说对上层人物不再有诛戮之事，但它明确无疑地宣布，镇压的对象是下层百姓。

法家兴起之后，首先要求打破奴隶主阶级的等